宋宰輔編年錄/卷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十 哲宗皇帝 下

宋宰輔編年錄
卷十一　徽宗皇帝 上
南宋　徐自明

卷十二 徽宗皇帝 下

元符三年 庚辰

二月庚申，韓忠彥門下侍郎 自通議大夫、守吏部尚書，依前官除

黃履尚書左丞 自資政殿學士、右通議大夫、兼侍讀，依前官除

忠彥門下侍郎制曰：「朕初繼序，未堪多艱，嘉與忠賢，共圖政治，納言之任，允屬乎人具官韓忠彥篤實不欺，莊重有體，偃藩於外，想見儀刑，天官召還，未厭士論，其預大政，入居東臺。內外之舉害于公，巨細之務戾于法，與奪失當，弛張乖方，不惟正之，期底于理。朕以望爾，爾其欽哉。」

履尚書右丞制曰：「朝廷之命下乎，四方所以嚴法守也；四方之事上乎，朝廷所以尊道揆也。上揆下守，庶政乃修，統於中臺，維以二轄，地峻任重，厥選惟艱。具官黃履天資朴忠，學術醇粹，樂善惟恐弗及，疾惡不為已甚。自亳來歸，清議所屬，朕欲敦澆浮之俗，振淹滯之才，杜羣枉之門，開至公之路，辨是非之實，要利害之原，其還舊班，朝夕啟廸，罄乃嘉畫，副此虛懷。」

徽宗自正月己卯即位，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。初，上批付三省，以尚書及從官闕，令與樞密院參議，具前執政十人，餘可充從官者二十人名姓進入，丁亥，章惇、曾布等以前執政及從官姓名等面奏，呂惠卿居首，上遽指之曰：「且令在邊。」次至韓忠彥，上曰：「此當召。」又次至李清臣，上問清臣以何事罷，布曰：「以婦人狂言故罷政，以不進呈明氏狀故削職，本無事。」次及黃履，先是，上問輔臣：「黃履以何事出？」對以救鄒浩，上曰：「浩以何貶？所言何事？」曰：「所論者，止元符皇后事爾。」上頷之，至是上曰：「三人皆可召。」次覆奏於簾前，所陳如上，皇太后謂上所取捨皆合公議。是月乙未，韓忠彥以資政殿學士、知大名府，除吏部尚書；李清臣以資政殿大學士、知真定府，除禮部尚書；黃履以右正議大夫、知亳州，除資政殿大學士、提舉中太一宮、兼侍讀。惇嘗言執政有例作經筵，故履有是除。上語輔臣以尚書從官闕人，曾布曰：「姓名已進入。」上曰：「只是韓忠彥、李清臣及黃履三人。安燾不堪。」布因言前執政只三人，布又言：「陛下昨除忠彥八人，市雕印出賣，謂之快活差除。以此觀之，則士論與人情可見矣。」上悅。二月，曾布以弟肇召還曲謝，因言：「陛下踐阼之初，號令政事無不深合人望。及韓忠彥等除命一出，中外翕然稱誦聖德。凡此等人皆久當收召，但以三省所不悅，故未得召還。若非陛下特降詔旨，令密院參議，則忠彥等姓名亦無由上達。」上問韓忠彥等，布曰：「忠彥等皆神宗所擢，雖在元祐秉政，未免隨衆變亂邊事，然亦無它。」上曰：「無事。」因言執政太闕人，布曰：「陛下視在廷之臣有可進擢者否？捨三人，誰過之者？又皆已試用之人，必勝於輕進未用者。」上亦首肯。《長編》

給事中劉拯言：「韓忠彥乃駙馬都尉嘉彥之兄，元祐中嘗除尚書右丞，以致人言，遂移樞密府，今乃除門下侍郎，雖忠彥非他外戚比，然不能使他日不援以為例。」詔：「韓琦定策元勳，忠彥純厚舊德，豈可以嘉彥之故，妨任勳賢，宜依已得指揮。」遂書讀行下。忠彥及履初入對，忠彥陳四事以裨新政：一、廣仁恩；二、闢言路；三、去疑似；四、謹用兵。同上

忠彥再入三月，而四月拜相。

四月甲辰，韓忠彥右僕射 自門下侍郎，授右正議大夫、右僕射、兼中書侍郎

制曰：「朕紹膺天位，蒙賴母儀，召自戚藩，延入翼室，遂嗣服於大歷，首圖任於舊人，咨爾在廷，明聽予告。具官韓忠彥植性純懿，秉德裕和，粹矣老成之姿，渾然大中之度，素出相門之胄，蔚為勳閥之光。朕永惟仁祖之朝，實繄先正之助，建定大策，書功宗彝，

惟爾克承厥家，世濟其美，召由北道，入總東臺，謀謨益嘉，操守彌固，屬丕基之肇受，眷右相之久虛，敦時繹思，訪予落止，將繼猷於泮渙，以大濟於艱難。其登右揆之崇，遂兼西省之峻，惟帝賚予良弼，惟天祚我有邦，陞其文階，衍以封邑。於戲！夷狄以衰弱僅存之勢，猶懷桀驁之謀，黎庶當安平無事之時，尚有流亡之患，罔虛內以事外，毋傷財而害民，予欲綏定四方，汝為，予欲敉寧百姓，汝翼，予欲作功成之樂，汝聽，予欲制治定之禮，汝明。汝言予從，予違汝弼，王政有闕，以汝為補袞之樊侯，民澤未加，用汝為作霖之傅說。尚奮黽於帝載，共寅亮於天工。永孚于休，同底于道。」

曾布嘗言於上曰：「陛下踐阼以來，收用人才，以至號令政事，深合人望。然今日先務，莫如言路，得人則耳目浸廣，可以垂拱無為而治。」三年三月，上令曾布與忠彥、履同具可為臺諫姓名進入，遂以奉議郎、權發遣洺州龔夬為殿中侍御史，承議郎、集賢校理、發遣衛州陳瓘為左正言，宣德郎、添監袁州酒稅鄒浩為右正言，用曾布、韓忠彥、黃履所薦也。布因言：「言路得人，政事之首，中外莫不鼓舞。」皇大后諭忠彥等，亦以夬、瓘、浩差除為得人也。上用忠彥言，數下赦令，蠲天下逋負，盡還流人而甄敘之，其嘗為御史、諫官，忠直敢言，若知名之士，卒見收用，建言：「哲宗即位，嘗詔天下實封言事，獻言者以千百計，章惇為相，乃置局編類，摘取語言近似者以為謗訕，前日應詔者大抵得罪，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朝廷闕失，若復編類之，則敢言之士必懷疑懼。臣願陛下亟詔罷局，盡裒編類文書納之禁中。」詔取以入，且面諭曰：「已焚之矣。」《丁未錄》

癸丑，李清臣門下侍郎 自左正議大夫、禮部尚書除

制曰：「朕初嗣服，永惟天下之重，若涉淵氷，未知攸濟，實賴左右輔弼之臣，交修不逮，以共濟于艱難，肆求其人，圖任惟舊。具官李清臣身兼數器，識造萬微，奮繇賢科，亟階膴仕，夙富髙明之學，發為經緯之文。逮事元豐，擢躋右轄，被遇紹聖，進陟西臺，蔚為社稷之臣，式展股肱之力，肆予訪落，思見其人，召自帥垣，典司宗伯，無私黨游談之助，有大臣獨立之風。蔽于朕心，登貳左省。夫惟時惟幾，所以成天下之務，惟和惟一，所以底蒸民之生，益懋猷為，對茲眷倚，往祇明命，尚既乃心。」

初，清臣既不得作相，遂與左丞相章惇為敵，尋補外，復奪職。徽宗即位，召拜門下侍郎，章惇罷相，清臣奏論之，遂責散官安置。徽宗欲息朋黨，以大公示天下，改元建中靖國，清臣乃與同時輔政者叶謀以輔上意，盡還遷徙舊臣，復其恩數品秩。《事畧》

同日，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、通議大夫、知制誥除

制曰：「乾象三階，中纏紫極之輔，國政二府，右列鴻樞之司。雖文武之交修，實弼諧之一德，我圖雋德，粵在禁林。具官蔣之奇宇量粹冲，才猷膚敏，踐揚滋久，風績著聞，被遇先朝，躋榮法從，核之以政事，入司京劇，出寄邊　　，有肅清之譽，考之以學術，則進讀金華，視草玉堂，有經緯之文，屬予訪落之初，眷爾謨明之舊，召從西屏，還直北門，雖考僉言，蔽於朕志。是用擢登右府，參預政機，衍增爰田，併昭異數。昔張子房輔漢，而制勝帷幄之內，晏平仲相齊，而折衝樽俎之間，益懋遠圖，無俾專美。五兵不試，四夷咸賓，永孚于休，以稱朕意。」

五月乙酉，蔡卞罷尚書左丞 資政殿學士、知江寧府

制曰：「左右執政之臣，朕所禮遇，其有以疾来諗，懇求便安，猶示固留，章至輒却，至于三四，然後從之，體貌之優，朕無慊矣。具官蔡卞頃以文學，被遇先帝，擢自詞禁，與謀政幾，歷年滋多，宣力惟舊。屬予訪落，待爾弼諧，迺以私言，辭勤就佚，情有可察，誼所重違。書殿崇儒之班，江國牧民之寄，中外雖異，任屬惟均。服我異恩，毋輕報禮。」

卞自紹聖二年十月除尚書右丞，四年閏二月除尚書左丞，是年五月罷，執政凡六年。初，左正言陳瓘欲上章擊卞，先白上曰：「臣欲擊蔡卞，然未敢。」上曰：「何故？」瓘曰：「外議懼恐卞去則京進，以是未敢。若用京，則不若存卞也。」上搖首曰：「無此意。」瓘乃上奏，其奏曰：「神考之於王安石，猶成湯之於伊尹也。自紹聖以来，自任以安石之道，而願為天下學者之師者，蔡卞一人而已矣。痛斥流俗，堅主國是，以不仕元祐為高節，以不習詩賦為賢士，自謂身之出處，可以追配安石……」云云，自是瓘與殿中侍御史龔夬，交章攻卞且十數，瓘又奏曰：「臣嘗謂紹聖大臣，負誣神考，輕欺先帝，皆託於繼述之說，而倡此說者，尚書左丞蔡卞也，傅會經義，變亂名實，以繼述神考為名，以纂紹安石為主，宣仁聖烈皇后有大功德于天下，哲宗嘗語近臣曰：『宣仁，婦人之堯舜也。』崇報之心，豈有極乎？然以失職之臣，不加将順，凡元祐之所行，必掃蕩而後已，則宣仁所厚如瑤華者，安得而不廢乎？奉行其事，雖在惇等，尋考根源，則深嫉元祐本出於卞，及其末流，勢自如此。臣切惟痛斥流俗，而至於誅絶言路，深嫉元祐，而至於讒毀宣仁，卞倡此說，立為國是，脅持上下，逆天違人。」於是上諭輔臣，令卞自圖去就，卞三上表，遂有是命。卞既補外，心怏怏有恚憤語，復為陳瓘所論，遂以大中大夫、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，太平州居住，而侍御史陳次升、右正言張庭堅尚交疏攻之

不已，遂降授中大夫，移池州居住。初，曾布、韓忠彥、黃履薦龔夬、陳瓘、鄒浩為臺諫，布因言：「言路得人，中外莫不鼓舞；惟章惇、蔡卞不樂爾。」上曰：「卞今日殊無人色。」布曰：「卞無他，但見好人不附己者，便深惡之。」上曰：「所謂妬賢嫉能也。」上又言：「安惇上殿，欲率臺中擊章惇，且云俟祔廟後，朕答云：『當擊何稟之有？』亦白太后以先逐蔡卞之議，太后深然之。」先是，一日上諭曾布、蔣之奇曰：「臺諫攻蔡卞已十餘章，如何得卞知，令自圖去就？」皆莫敢對，上曰：「只說與章惇，則卞自知矣。」退以白惇，惇乃召起居郎吳伯舉往諭之，卞遂草表乞宮觀，初賜詔不允，卞尋入第二章，許之。九月甲申，知江寧蔡卞，落職，提舉洞霄宮。龔夬言：「蔡京與卞表裏相濟，天下共知其惡，播於民謠，云：『二蔡二惇，必定滅門，籍沒家財，禁錮子孫。』又云：『大惇小惇，入地無門。大蔡小蔡，還他命債。』伏望加採訪，以辨忠邪。」明年，又以少府監分司南京云。

九月辛未，章惇罷左僕射 依前特進、知越州

制曰：「奉先者事亡如存，追遠者送終為大，朕祗若先后，率循舊章，考卜因山之陵，夙命秉鈞之使，慮愆有素，職墮弗虔，其孚大廷，以詔多士。具官章惇早以時望，揚于庶工，出逢聖作之時，參陪國是之論，比以宰衡之任，總護容車之行，稽留半塗，暴露通夕，惟爾不任，慨然永懷，累上封章，自陳誠懇，乞還相印，出守州符，深務矜容，俯從勤請。於戲！君臣之分，禮欲曲全，朝野之言，咎將誰執？往祗成命，服我寬恩。」

惇自紹聖元年四月拜相，至是年九月罷，相哲宗六年，相徽宗纔九月。初，哲宗升遐，皇太后召南府，泣諭之曰：「邦國不幸，大行皇帝無子，諸王誰當立者？」惇厲聲曰：「在禮，律當立同母弟！」皇太后曰：「當立端王，神宗皇帝諸子，申王雖長，緣有目疾，次即端王當立。」皇太后又曰：「神宗嘗有聖語曰：『端王有福壽，又仁孝，不同諸王』。」於是惇不得已承命，皇太后遣中使召端王，王乃即皇帝位，以惇為大行皇帝山陵使，惇尋求去，上不許，左正言陳瓘以為不許，非也，上疏諫，又連章疏惇罪惡，其奏曰：「按惇獨宰政柄，首尾七年，隨其喜怒，恣作威福。助尊私史，則至於薄神考，矜伐已功，則至于累宣仁。樂於用兵，大開邊隙，陝西之民愁矣，而進築不已，內府之財竭矣，而輦運不休。斥公論為流俗，以獻忠為誹謗，殺張天悅之徒，以箝衆口，廣鄒浩之獄，以絕言路，天下震駭，人多自危。雖陰謀密計，發於蔡卞，而力行果斷，惇實主之。然則卞為謀主，惇乃罪魁，理不可赦！又況哲宗本意不為已甚，故惇之所謀多不見從。乃者宣訓之說，究治之事，喧播中外，上干宣仁，高氏一門幾不獲免，主張保全力沮其說者，以哲宗本意不為己甚故也。元祐大臣初議誅滅，及其流竄，尚欲勦除，然

而臣下之議，竟不得行，梅嶺以南，猶有全活而北歸者，以哲宗本意不為己甚故也。今事出哲宗者，則託於密贊，而掠為己功；己之所行，則託於禀命，而歸之先烈，所可痛心。」既而大行舉至成皐，陷于泥濘，踰宿而行，瓘復奏之，詔落惇左僕射、知越州，以惇扈從靈駕不職故也。惇之制，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之詞也，有「參陪國是之論」之語，陳瓘益不平，并論之，其奏曰：「京與章惇初無異意，自蔡卞為執政，而京有觖望，於是與惇睽矣。自林希為執政，而京始大怨，於是與惇絶矣。睽絶之後，京豈以惇之所行為是乎？今於麻制之文，特申國是之說，京之設詞，豈特為惇而已哉！假託制書之言，含藏自便之計，以己好惡達于天下，巍巍乎蔡氏之門，國是之所從出也！敢有以為非者，則禍必及矣，此京所以申明國是之本意也。」後瓘攻京不已，京亦竟補永興云。《丁未録》

初，元符三年正月，章惇對皇太后曰：「神宗留意政事，更張法度為萬世之利。」蔡卞曰：「臣等皆神宗拔擢，唯謹守神宗法度，所以報德，皇太后必盡知神宗政事本末。」惇又曰：「神宗政事如此，中間遭變亂，可為切齒。」太后亦歎息，曾布白上曰：「陛下踐阼之初，中外觀望，凡號令政事，進退人材，不可不審。」及至簾前，又以此奏，章惇曰：「第恐有人援引詆毀先帝之人，望皇太后主張照察。」二月，詔令陝西、河東依熙河路，崴支錢作水陸追薦蕃漢陣亡人，其元祐減錢指揮勿行，從三省密院請也。章惇、蔡京因言：「司馬光聚集不樂神宗之人，毀壞法度，此事僅存，其他廢壞者不一。」皇太后曰：「神宗政事，豈可專欲毀廢。」三月，曾布至簾前，因言朝廷之上，唯是邪正是非分明，則君子小人各得其所，太后咨嗟久之，曰：「惇等誤先帝處多。」布曰：「只如言宣仁及大臣有傾搖廢立之意，以激怒先帝，恐無以取證，遂云神宗非宣仁所生。」太后曰：「-如此教先帝怎生不惡。」布曰：「先帝所以切齒元祐之人，正為此爾。此事莫如皇太后知其虚實。」太后曰：「無此事。」七月，御史中丞豐稷等言：「神宗為法於天下，新於熙寧，成於元豐，元祐上封事者，言法度於民不便，因而更張之。刪修法度，務從民便，所以垂簾九年，朝廷無事，華夏乂安。哲宗親政，召章惇為宰相，用羣小，合姦謀，害元祐忠賢司馬光、吕公著等，變亂神宗法度，謂之不忠，不能紹述，謂之不孝，以此激怒先朝。惇以光等變亂神考法度不足為深罪，又編類臣寮章疏，擇其切直不諱之言，與夫陳亂世以諷今者，謂之指斥。惇又以章疏語言不足為大惡，又持文及甫、邢恕之私言，輒誣光等謀廢立為不軌，無狀可案，無迹可尋無，證佐可明，惇一切以意為之。按惇當國七年，竊持威柄，禍福天下，勇於害賢，敢於殺人，臨大變，計大事，包藏陰謀，發為異議，陛下尚優容之乎？」侍御史龔夬言：「惇昨在元祐間廢棄不用，及紹聖初擢任元輔，乃陰懷私忿，專報仇怨，及其甚也誣人，以悖逆之罪，俾其朽骨銜冤於地下，子孫禁錮於炎荒，天下忠臣誼士，憤悶而不敢言。」曾布曰：「惇、

卞誤朝廷舉措非一。如貶竄元祐人過當，雖以詆訾政事為言，其實多報私怨，以致王珪於定策之際云：『上自有子』，無不正之語，但以遲疑為懷異意，自宰相師臣，降為司戶參軍，豈不太過。」曾布因言：「青唐之事，全是章惇力主此議，至今狼狽了當不得。及瞎征、隴拶出降，王贍入據青唐，惇更不與三省、密院議，即具劄子，乞率百官稱賀，御批依奏，遂建鄯湟州，哲宗亦深以此舉為悔。」徽宗嘗與曾布言狂婦罵惇曰：「爾是宰相，莫是司馬相公否？」哲宗皇帝大行舉至鞏縣，陷泥淖中不能出，次日方至幄殿，陳瓘言乞依唐李珏故事，先次行遣山陵使章惇，其略曰：「今惇等遇雨四散，曾無令狐楚攀駕之心，陷濘不前，尚稽李珏之罰。」九月甲子朔，左僕射章惇上表乞罷政，詔答不允，遣中使押入，又徑出，曾布曰：「唐李珏事，政與惇相類，初罷為太常卿，再貶浙西及昭州。」上曰：「然。」又曰：「朕不欲用定策事貶惇，但以扈從靈駕不職坐之。」韓忠彥曰：「例當放辭謝。」上曰：「不必爾，令庭下辭謝而去可也。」忠彥曰：「宰相罷，例張盖繫笏頭帶，禁中擊杖子。若只令庭下辭謝，其辱甚矣。」左司諫陳瓘言：「按惇初倡異議欲搖大策，久稽天討，公論沸騰，臣亦屢以為言，而陛下謂臣曰：『惇負哲宗，其罪固多，朕之初政，方以百姓為心，豈欲以己事責人乎？』今惇奉使無狀，但奪相印，安可已乎？」《長編》

九月，新知越州章惇，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，潭州安置。

制曰：「依勢作威，法所不赦，懷諼迷國，罪何可逃！用為去惡之刑，以謹為臣之戒。具官章惇處心忮忍，賦性陰邪，凡陳開導之言，無非殺伐之事，陰挾仇怨，妄肆中傷，或稱謀危上躬，或託謗訕宗廟，擯除禁近，視若孤豚，排斥搢紳，棄如斷梗，投之荒裔，肯使生還，殺戮無辜，道路以目，乖氣致異，連年靡寧，自古姦臣，未有爾比！」

初惇既罷相，以本官知越州，而右司諫陳瓘論其責輕，攻之不已，門下侍郎李清臣亦抗章論之，遂有是命，清臣之奏曰：「章惇為相，朝廷屬以政事，為之不置次輔，而惇不念體國，其所以開導上聽者，莫非忮忍殺伐之事，以己之平日仇怨，或託謗訕宗廟，或稱謀危上躬，竄逐南方，投之死地，故貶人并骨肉死者，不得歸　　，存者悉為囚徒。又因編類章疏，看詳訴理，受禍者一千餘家。自古姦臣，少惇比者。今既罷去，尚以特進守藩，人心鬱抑。盍加誅殛，以慰民望。」惇遂責散官安置。《事畧》

責詞中書舍人徐勣所作。

建中靖國元年二月，詔武昌軍節度副使，潭州安置章惇，責授雷州司戶參軍。

惇貶雷州司戶制曰：「宰輔之政，當以安社稷為心，屬時艱難，而包藏姦謀，規撓大計，公肆橫議，無所忌憚，蒐慝殄行，作孽自己，雖務矜貸，義何可容！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天資險膚，果於凶德。紹聖之初，擢登宰席，不能以義自克，酬稱恩遇，依勢作威，竊弄權柄，擠仇報德，瀆亂典刑，人神怨恫，達于荒徼。方先帝奄棄天下，中外震驚，迺復於定策之際，陰懷異志，獨倡姦言，賴母后聖明，睿意先定，克正名分，神器有歸，肆朕纂服之初，言章沓至，含容掩覆，抑而不揚，輿論沸騰，囊封繼上，僉以彰善癉惡，出於公義，上承天心，非朕可私，處以常刑，宜在顯戮，投竄南嶠，實為寬恩。」

先是左正言任伯雨歷疏惇罪惡，并及蔡卞，其奏曰：「切以惇、卞姦凶，前古未有，公然誣罔，欲追廢宣仁聖烈皇后。又因哲宗之疑，使非辜廢元祐皇后。夫以太皇太后及皇后可廢，則何所不至！犯上不道，死有餘責。又更誣告元祐大臣，并編排看詳理訴，塗炭衣冠，毒流天下，死黨五人，共成其事，迷誤哲宗，枉受惡名，今若不正惇、卞等罪，名無以明哲宗之心，雪哲宗之謗。盖卞謀之，惇行之，蔡卞之惡，有過章惇，至紹聖初，蔡卞還朝，以為宣仁有廢立之意，乞追廢為庶人，哲宗親政六年，未嘗有他過失，獨此數事，結怨天下，皆卞為之。今若不正典刑，使哲宗有欲黜太后之謗，廢皇后之惡，殺直言之恥，編管諫官之失，投殛忠良之譏，皆卞謀之，惇行之。-至是三省進呈，遂有是命。先是，紹聖中，安惇為中書舍人，建議與蹇序辰編排元祐臣寮章疏，一時搢紳罹其禍者千餘人。元符初，惇為御史中丞，又請看詳訴理，詔惇與序辰看詳內元狀，陳衍及訴理所看詳語言，於先朝不順者具名以聞，於是罹其禍者又七百餘人，蔡渭又援證文及甫書，欲以族誅劉摯、梁燾等。左正言陳瓘嘗奏論之，安惇、蹇序辰、文及甫、蔡渭並追貶，皆章惇、蔡卞初實相與成之，故伯雨以為言。曾布進曰：「惇罪狀不可不明，又不可指名，乞召中書舍人上官均至政事堂，命以草詞之意，務令微而顯，恐蔡卹不安。」從之。伯雨又言：「臣又風聞遼使言遼主去年喫食，以聞中國貶黜章惇，遼主不覺放筯跳起曰：『甚好！甚好！南朝錯用此人。』遼使又曰：『何故如此行遣？』以此觀之，惇之姦凶，不獨孟子所謂『國人皆曰可殺』，雖四海九州，好我惡我，莫不以為可殺也。」至是三省取旨，上亦諭三省曰：「當日簾前厲聲橫議，太母以理折之云云」，范純禮進曰：「惇如聖諭不為過，詞色甚厲。」布曰：「如此即須過海。」上大笑曰：「只教這下。」遂以雷州司戶處之。先是，中書舍人曾肇勸上求言，三月辛卯，遂下求直言之詔，於是李深上疏，極論章惇姦邪，願暴其惡而流竄之。未幾，惇罷相，出知越州，未至，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，潭州安置，再貶雷州司戶參軍，百姓歌之曰：「大惇小惇，入地無門。」小惇謂安惇，其為人所嫉如此。崇寧初，黨禍再作，三省檢會嘗言元符后

事者，悉加竄逐，而深於此疏有「章惇內謀廢置，固結陰助」之語，詔深除名勒停，送復州編管，同貶者鄒浩、任伯雨、陳瓘、龔夬等，合十有三人云。《丁未錄》

崇寧四年十一月，舒州團練副使，湖州居住章惇卒。夫人張氏甚賢，惇在蘇州時，將赴召，會夫人病且死，謂惇曰：「公行作相，唯不可報怨。」惇既拜相，薦蔡卞為右丞，林希為中書舍人，張商英為諫官。蔡卞為王荊公復讎，又以元祐中除知廣州為置己於死地。林希在元祐間以修撰出知蘇州，不除待制。張商英在元祐初為開封府推官，欲作言官，簡蘇內翰子瞻云：「老僧欲住烏寺，呵佛罵祖一巡如何？」偶館職孫抃過子瞻，竊得其簡，示呂申公之子希純，白申公，申公不悅，出商英為河東路提刑。三人皆怨元祐宰輔者，故惇為蔡卞所劾，大肆羅織，竄逐元祐諸公過嶺過海。張商英力詆元祐諸公，尤詆申公及文靖公。林希行元祐諸公謫詞，遂至毀罵，其追貶司馬溫公制曰：「元祐之初，老姦擅國」者，蓋以詆宣仁后也。惇本出文潞公門下，卞劾之，貶潞公。呂相、微仲與惇為甥舅，卞劾之，貶微仲。惇與蘇子瞻故相善，卞劾之，貶子瞻。如誣謗宣仁與廢立皇后，皆得罪天下後世者，惇至遷謫，方悔用卞，亦無及矣。惇追貶司馬溫公為崖州司戶、呂申公為昌化軍司戶、王珪為崖州司戶，皆誣罔，惇後於欽聖后簾前論立上皇，實有異意，亦貶雷州司戶以死，蓋天之道也。惇既作相，屬張夫人小祥，謂太學博士陳瑩中曰：「悼亡不堪，奈何！」瑩中曰：「與其悲傷無益，曷若念臨終之言。」蓋譏其報怨也。瑩中本用惇薦，自此踈之。惇之議論不與時輩同，雖為王荊公門下士，見蔡卞以荊公為聖人，乃曰：「某不敢以王介甫作聖人。」元祐司馬溫公秉政，惇猶在二府，溫公復差役舊法，於天下限五日施行，雖范丞相、韓少師、蘇端明亦與公論不同，蔡確在相位，不出一言，蔡京知開封府，用五日內行差役於諸邑，惇言：「如保甲、保馬，一日不罷，有一日害。若役法，則熙寧初以遽改免役，後有　　，今改差役，當議論盡善，然後施行，遽改，恐後亦有　　。」議者以惇言為有理。惇聰明過人，若不用蔡卞等小人，不誣罔宣仁，不廢立皇后，不與元祐黨役，不起兵禍，亦有可稱者矣。王荊公既行新法，凡有德行老成之人，皆指為流俗下才，專用呂惠卿、曾布及惇三人，布為翰林學士、三司使，與荊公論市易不合，出之，惠卿為參知政事，荊公罷相，發荊公「無使上知」私書，荊公復相絕之，惟惇不肯背荊公，為三司使、參知政事、門下侍郎，以至拜相，惇與惠卿外相善，呼之為兄，心實忌之，故惇作相，惠卿不得入朝，帥延安累年，止於建節也。初，神宗用王荊公之言，始有熙河之役，蓋師行十餘年不息，迨聞永樂之失，神宗當宁慟哭，大臣不敢仰視，自此思呂申公之言，乃厭用兵，而帝亦因此感疾，故元祐宰輔，推本聖意，不賞邊功，專務懷柔四裔，西夏請故地，以環慶、延安府非要害城寨還之，至惇作相，以為蹙國棄地，罪其帥臣，諸路皆進築新寨，收復故地，邊事復興，關中之民大困，上皇登極，初棄湟、鄯等州，曾布、蔡京為相，復取之，貶熙河帥臣前

日議棄者，樞密安公熹主棄河外地亦貶，蔡京又取東西川、夔、峽、唐之地，故三路之民亦困。蔡京、王黼又結女真以攻遼，卒致天下大亂，推其禍端，自王安石與章惇始，以此為罪其大者。悲夫！用兵之禍可勝諱哉！大觀四年六月，追復通議大夫、申國公章惇，追復特進，子孫並依例與差遣。紹興中，太上皇帝因覽任伯雨前章，具言惇、卞所以誣詆宣仁狀，於是追貶惇為昭化軍節度副使，卞為單州團練副使。

十月丁酉，韓忠彥左僕射 自尚書右僕射除，進封儀國公

壬寅，曾布右僕射 自知樞密院事，授右銀青光祿大夫、守尚書右僕射、兼中書侍郎

忠彥左僕射制曰：「朕仰惟前代，訓廸厥猷，敷求哲人，考慎其相，疇若予采，是資世德之良，屢省乃成，俾陟冢司之任。咨爾有衆，明聽朕言。具官韓忠彥敏識造徵，令猷經遠，智足以任四海之重，才足以應萬事之機，屬予訪落之初，擢總代工之右，百辟承式，萬邦作孚，旌其世庸，進是位序，正名左揆，分侍東臺，增衍爰田，陪敦真賦。於戲！在昔大有為之主，必有不二心之臣，用保斯民，以登乃辟，子帥正，則孰敢不正，民罔中，而惟爾之中。其允廸於前人，以有聞於永世。」

布右僕射制曰：「左右置相，以總吾喉舌之司；東西分臺，以幹我鈞衡之任。居中如鼎足之峙，承上若台符之睽，相須而成，闕一不可，迺登次輔，以告大庭。具官曾布敏識造徵，懿文貫道，器周小大之用，智適古今之宜。被神考特達之知，亟躋禁從，膺先朝倚注之重，久執事樞，能悉心公家，宣力夙夜，忠以廸上，誼不辭難，憂勤百為，壯老一節。肆朕纂臨之始，大嘉翼戴之勞，參稽師言，圖任舊德，文昌端揆之列，紫微陪侍之班，合茲寵名，作我近弼，仍遷階秩，增衍戶封。於戲！朕有休息百姓之心，汝則覿文而匿武，朕有總覈庶工之志，汝則勝實而去華，以至甄序材良，敦奬正直，澄清風俗，振肅紀綱，使萬物各得其平，無一夫或失其所。汝之職也，尚往欽哉。」

時中使召蔡京鑾院，拜韓忠彥左僕射，京欲探刺徽宗之意，徐奏請曰：「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，或作分命兩相之意？」徽宗曰：「專任一相。」翌日，京出，宣言曰：「子宣不復相矣。」已而復召曾肇草制，布拜右僕射，制曰：「東西分臺」、「左右建輔」，蓋有為云。《事畧》

忠彥既為左相，柔懦，天下事多決於布，議以元祐、紹聖均為有失，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，明年改元建中靖國，，邪正雜用，忠彥遂罷去，布獨當國，漸進紹述之說，明年

又改元崇寧。

十一月，先是左正言任伯雨言：「肇親兄布，見任右僕射，一居宰輔鈞衡之任，一處禁密論思之地，人情豈無嫌畏？」陳次升亦言：「伏見右僕射曾布，頃居樞府，阿順宰臣，進用匪人，大開邊隙，費財用如糞壤，輕人命如草芥。今獨歸罪章惇，未知布之所職何事。進拔親故，羅列京局以為耳目，任用門人，寘之臺諫以為腹心，不以人材為國用，惟以爵賞為私恩。况布之登用，方且彌月，凶忒氣燄，薰炙中外，若更遷延日久，根盤基固，必貽國患。」又言：「曾布近薦引門人王覿為中丞，賈易為右諫議大夫，若陰相結納，肆為朋黨，陛下孤立，誰與為助？若有不公，誰敢擬議？」

十一月戊寅，安燾知樞密院事 自觀文殿學士、左正議大夫、提舉中太一宮、兼集禧觀公事、兼侍讀除

制曰：「朕祗紹天明，率時紹考，人惟求舊，政貴有常，盖典刑不若老成，而髙才必有厚徳，與之圖事，揆策庶務，叶謀計安，矧鈞樞輔弼之臣，皆帷幄股肱之寄，虚而不補，非賢罔居。具官安燾惇大而有容，直方而不撓，識足以任天下之重，氣足以潛君子之剛，擢自裕陵，進陪機筦，受知先帝，復贊宰司，獨立而無朋，攘袂而正議，挺特有不奪之志，逡巡多易退之風，歲寒松栢之後彫，鑑明塵垢之不止，累年去國，注想儀刑，俾領眞祠，入侍經幄，逮茲燕見，允協師虞，其還近班，復冠西府，惟正人之用捨，繫國步之汙隆，朕方居安而慮危，爾其以静而制動，俾威靈儻乎殊俗，而帝命式于九圍，永肩一心，同底于道。」

上初即位，批付三省，以尚書及從官闕，令具姓名進入，章惇、曾布等以前執政及從官姓名等面奏，布指安燾曰：「陛下知此人否？元豐末，舊人皆去，唯燾至元祐四年丁憂乃罷。」上頷之，及姓名已進入，上曰：「只是韓忠彦、李清臣及黃履三人，安燾不堪。」布因言前執政只三人，至是始除知樞密院事。

庚辰，黃履罷尚書左丞 除資政殿大學士，依前左正議大夫、充提舉中太乙宮、兼集禧觀公事

履自元符三年正月除尚書左丞，是年十一月罷，在執政僅一年，尋卒。履始以文學進，初附蔡確謀定策事，後附章惇排擊元祐之臣，時議嫉之。後以復后事追貶郴州團練副使。《事畧》

辛夘，范純禮守尚書右丞 自禮部尚書，遷中大夫除

制曰：「朕纂服之初，永惟繼志之艱，虛心揆道，考慎輔弼之臣。左右予翼，一德協心，以底于治，夙夜以思，乃得良佐。具官范純禮器識沉深，世服忠義，學通體要，能蹈其所知，端靜寡欲，不移於寵利。薦更要劇，蔚有休望，揆諸師言，蔽以朕志，進丞中臺，翊亮庶政。夫惟忠可以革朋比之枉，惟明可以審是非之辨，惟剛可以濟機務之要，尚攄乃志，以紹前人之休。往其欽哉，無替朕命。」

純禮，字彝叟，文正公仲淹之子。

建中靖國元年 辛巳

正月癸亥，前宰相觀文殿大學士、中太乙宮使范純仁卒

先是，純仁以論救吕大防責守隨州，至隨，以失明上章請老，章上，章惇令邸吏不得進，再貶武安軍節度副使，永州安置，命下之日，純仁欣然而往，每諸子怨章惇，純仁必怒止之。江行赴貶，舟覆，扶純仁出，衣盡濕，顧諸子曰：「此豈章惇為之哉？」至永州，純仁之諸子聞少師韓維謫均州，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，與司馬光議論，多不合，得免行，欲以純仁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言，求歸，白純仁，純仁曰：「吾用君實薦，以至宰相，同列論事不合即可，汝輩以為今日之言，不可也。有愧而生者，不若無愧而死。」諸子即止。上初即位，欽聖皇太后同聽政，純仁自永州先以朝議大夫、光祿卿分司南京，鄧州居住，盖二聖欲用純仁矣。遣中使蔡克明至永州賜茶藥，密諭曰：「皇帝與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，今虛位以待相公，不知目疾如何？用何人醫治？只為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。」純仁頓首謝，又曰：「太后問相公，官家即位行事如何？天下人何說？」純仁曰：「老臣與遠方之人，惟知鼓舞聖德。」又曰：「天下有不便事，但奏来。」純仁曰：「敢不奉詔。」又曰：「離闕下日，二聖再三言，太后在宮中，皇帝在藩邸，甚知相公是直臣。」純仁感泣不已。俄進右正議大夫、提舉嵩山崇福宮，許歸潁昌府，至是，還次南京，復觀文殿大學士，為中太乙宮使，時元符三年七月辛未也。又賜詔書，召純仁赴闕供職，純仁已病，捧詔泣曰：「上果用我矣！目明全失，風痺不隨，恩重命輕，死有餘責！」即馳表謝上，行次雍丘，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，趣純仁入覲，仍宣諭渴見之意，純仁辭以头抱羸疾，不可勉强，中使曰：「聖上甚欲一見相公，亦自有優待老臣禮數。」公遂上章力辭，乞賜骸骨歸田里，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，以繼道

路之費，又遣國醫診視，仍戒諭竢純仁疾愈乃得歸，純仁上章謝，上以純仁堅乞歸潁川養疾，不得已許之，上每對輔臣宣諭曰：「范純仁，得一識其面足矣！」純仁歸，詔數問起居安否，狀上，批其奏曰：「卿有忠言嘉謀，宜時有陳奏，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。」純仁表謝。疾益甚，請老，詔不許，比詔至，純仁逝矣。先是，純仁疾革，精識不亂，戒諸子曰：「國恩至重，殊乏補報。吾歿之後，　　當從約，不可妄以私事干朝廷。」又口占遺表，凡八事，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，其表曰：「伏望陛下深絶朋黨之論，詳察邪正之歸，披抉幽隱，以盡人材，屏斥奇巧，以厚風俗，愛惜生靈，而無輕議邊事，包容狂直，而無易逐言官。若宣仁之誣謗未明，致保佑之憂勤不顯，本權臣務快其私忿，非泰陵實謂之當然，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，悉以聖恩而特叙，尚使存沒猶汙瑕疵。」表聞，上與太皇太后震悼，賜白金三千兩，仍宣諭慰撫，諸孤遵守治命，一切不敢于祈，但上表稱謝而已。遺表言宣仁之誣謗未明，蓋純仁思所以報宣仁后之託也，諸子以其所言俱朝廷大事，且防後患，以純仁口占畫一，繳申潁昌府，用府印寄軍資庫。純仁將　　，李之儀作《行狀》，且論平生立朝行己之大節。蔡京用事，小人附會，言純仁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，以為遺表非純仁意也，正平與李之儀皆下御史獄，捶楚甚苦，其後所驗皆實，獄遂解。正平、之儀猶各編管，正平之家死於嶺外者十餘人，獨正平遇赦得歸，不出仕，終身為選人。初，純仁既卒，有司考行，謚之曰忠宣，鄧忠臣覆議是之，崇寧初，黨禍既作，乃追純仁謚告，其元定覆議官，各罰銅十斤，及正平得罪，議者并論鄧忠臣可黜，忠臣由是罷知汝州。純仁性夷寬，嘗曰：「吾平生好學，得之忠恕而已。」自為布衣至宰相，廉儉如一，俸賜悉以廣義莊，前後任子恩，多先疎族，沒之日，幼子、五孫皆未官，曾肇嘗曰：「使純仁之言行於熙寧、元豐時，後必無紛更。盡用於元祐中，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禍」云。《丁未錄》

王稱曰：「純仁忠厚仁恕，不澄不撓，人莫能窺其際，而其愛君憂國之心，凛然有仲淹之風。噫！，使熙寧用其言，則元祐無改更之患；元祐用其說，則紹聖無黨錮之禍矣。」

六月戊午，范純禮罷尚書右丞 自中大夫罷，依前官、知潁昌府

制曰：「朕簡抶俊良，擢居丞弼，與之協圖機政，而鎮撫四裔，或忘敬謹，遽致人言，考事探情，初繇謬誤，承流宣澤，盖致寬慈。具官范純禮世濟忠嘉，天資簡厚，似續榮問，延登近司，佇告遠猷，共熙庶績。而乃失致思於出話，自程奏以引愆，罷居綱轄之嚴，往服藩維之寄。念紹先正，翊戴我家，廣土衆民，亦足觀政。」

純禮自元符三年十一月除尚書右丞，至是年六月罷，執政踰半年。因言章論列，遂上章

乞罷，故有是命。崇寧元年十二月，降授朝議大夫，試秘書少監分司南京，徐州居住。五年八月，左朝議大夫、提舉南京鴻慶宮范純禮卒。

七月丙寅，安燾罷知樞密院事 自左正議大夫罷，授觀文殿學士，依前官、知河南府、兼西京留守

制曰：「入冠樞庭之重，出司留鑰之嚴，朕所褒優，罔間內外。具官安燾以深忠直道，受知於裕陵，以厚德豐功，被遇於哲廟，周旋二府，儀表四方，逮予躬政之初，起自復常之後，還居宥密，正賴謀謨，而乃亟上封章，力陳病瘁既悃，誠之莫奪，在勞逸以宜均，加秘殿之隆名，進文階之峻秩，往臨舊治，式便爾私。《書》不云乎：『雖爾身在外，乃心罔不在王室。』尚體茲意，勿忘告猷。」

燾凡三執政八月而罷，其將請去也，燾奏曰：「自紹聖、元符以来，用事之臣，但持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，上則欲固寵位，以快恩讎，下則欲希進用，而肆朋附，并為一談，牢不可破。自為謀則善矣，然未嘗以毫髮為朝廷計者也。」坐棄湟州，降端明殿學士，再責寧國軍節度副使，漢陽軍安置。既而復湟州，降柳州團練副使。後復太中大夫，卒，年七十五。燾卒後五年，始盡復故官云云。《事畧》

丁亥，蔣之奇知樞密院事 自正議大夫、同知樞密院事除

陸佃尚書右丞 自試吏部尚書，遷中大夫除

佃尚書右丞制曰：「二三執政之臣，所以委聽，共圖幾務者也。休戚所繫，華夏同之，苟非其人，曷敢輕用。具官陸佃蚤繇道學，被遇神宗，擢寘從班，休有善譽，雖數更於事變，益足信其誠心，逮予纘服之初，入冠列卿之重，而能銓衡弗紊，獻納居多，眷惟右轄之求，式副登庸之意，仍遷峻秩，併示殊恩。噫！朕方建用皇極，而世或執偏以自是，朕方懋昭大德，而世或懷利以相傾，推原厥由，宜必有在，爾既見而知之矣，勉思所以，同寅協恭，救此之　　者，毋使衆賢和於朝，則萬物和於野，專美于前載。」

同日，章粢同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、通議大夫、提舉中太乙宮、兼集禧觀事除

制曰：「朕惟天下治安之本，實在二府，故文武雖若異任，而眷注未嘗不均，必求其人，以贊樞極具官章粢受知哲廟，擢付帥權，既生致於酋豪，且廣恢於境土，屢形掞奏，數

被褒嘉。眷宥密之須才，越班睽而登用，蔽自朕志，寵示殊恩，惟不忍肝腦之塗郊原，故能愛重人命，惟備見飛輓之耗帑廩，故能慎惜邦財。事在變通，爾知之矣。勉思所以善其後者，以副朕躋民仁壽之意。」

十月乙未，李清臣罷門下侍郎 自右光祿大夫，依前官、資政殿學士、知大名府、兼北京留守

制曰：「朕纂承大業，屬濟艱難，圖惟舊人，作我輔弼，孜孜夙夜，惟二三執政是賴，庶幾相與有為，發明朕心，以昭前人之功。具官李清臣頃在元豐，嘗登貳政，聰敏明達，夙為神考知遇，肆朕初服，亟命召還，旋陟東臺，共圖機務，方期報稱，遽請閑官。顧惟股肱之臣，朕所禮貌，弗違爾志，特厚寵光，錫密殿之崇名，為北門之巨屏。毋分內外，勉靖兵民。服我休恩，尚收来效。」

清臣自元符三年四月除門下侍郎，是年十月罷，執政踰一年。清臣與時論浸不合，移疾甚懇，故有是命。崇寧元年正月己卯，資政殿大學士，右光祿大夫李清臣卒，詔補之狀其行。卒時，年七十一，贈金紫光祿大夫。閏六月壬午，李清臣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。先是，元符中，李清臣為門下侍郎，嘗上疏力數章惇罪，至是，有詔謂臣寮所論章惇，多誕謾無實狀，三省乃檢會論惇之疏進呈，遂有是命。言者又以清臣與韓忠彥、黃履執政日，請復元祐皇后，義非所安，再貶雷州司戶參軍。王稱曰：「人臣以公正為忠，朝廷以安靜為福。紹聖之初，清臣復被任用，不以公正事上，而乃謀取宰相，首以紹述激怒上意，自是朋黨之論起，而士夫蒙其患。矯誣之說行，而聖后負其謗，朝廷不復安靜，而清臣亦不得相矣。」

十一月丙子，陸佃尚書左丞 自中大夫、守尚書右丞除

温益尚書右丞 自試吏部尚書、兼侍讀，遷中大夫除

制曰：「朕惟繼志守成，任大責重，夙夜祇慎，務求一德一心之人，相與輔佐，庶幾協濟有為，同底於道。具官温益素守忠嘉，秉志明達，謀謨則不失正，議論則無隱情。事朕潛邸，熟觀所為，擢置經幄，沃聞讜言，式當京尹之繁，仍處天官之長，總冢吏治，譽望日休，進登右轄之崇，允協在廷之論，眷惟宿德舊人，實朕股肱心膂，宜悉聰明之慮，往裨政務之機。一正是非，毋牽毀譽。」

益，字禹弼，泉州人。

崇寧元年 壬午

正月庚申，韓忠彥罷左僕射 觀文殿大學士、知大名府、兼北京留守

制曰：「入則經體贊元，允釐庶績，出則承流宣化，以迄外庸。若時元臣，往殿近服，用猷告於多士，其孚命於大廷。具官韓忠彥躬受美材，世載令問，被遇神考，冠于儀曹，受知泰陵，長茲樞府，爰始嗣服，延登宰司，斯奉若于先王，以克紹于乃辟，然士有覆出之惡，而人無事上之忠，靡大猷之是經，孰執其咎，賴朕志之先定，不潰於成，封奏繼来，人言荐至，其觧鈞衡之重，俾司留籥之嚴，仍寵其行，用加厥職。於戲！進退以禮，無用舍之，殊出處惟均，何内外之異。無替朕命，往哉惟休。」

忠彥自元符三年四月拜相，至是年五月罷，入相凡二年餘。忠彥進左僕射，而曾布為右相，不協，諫官吴林、王能甫助布排忠彥，遂以觀文殿大學士，知大名府。初，忠彥為相，稍復元祐之政，天下翕然望治，至是，論者稱元祐之初，哲宗踐祚之始，大臣變亂神考之法度，斥神考之人材者，忠彥、李清臣為之首，願示懲戒，乃有是命。未幾，言者復論其變亂紹述之政，復還皋戾之黨，比之元祐，抑又甚焉，乞罷職名，以厭士論，遂罷觀文殿大學士。是月庚午，司馬光而下四十有四人，追奪黜降有差，司馬光降授右正議大夫，吕公著、文彥博、吕大防、劉摯等皆追奪外，韓維、孫固係神宗潛邸人，已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。乙亥，詔三省籍記蘇轍而下五十有四人，不得與在京差遣，仍勑牓朝堂：「應元祐并元符末，今来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臣，安燾依前任執政官，王覿、豐稷見在侍從外，蘇轍、范純禮、劉奉世、劉安世等，令三省籍記姓名，更不得與在京差遣。」詔曰：「昔在元祐，權臣詆誣先烈，肆為紛更，紹聖親覽政機，灼見羣慝，斥逐流竄，具正典刑。肆朕纂承，與之洗滌，悉復收召，寘諸朝廷；而締交彌固，惟以阻壞事功，報復仇怨，為事必欲一變熙寧、元豐之法度，為元祐之法而後已。凡所論列，深駭朕聽，至其黨與，則遷叙不次，無復舊章，廼擇其尤者第加裁削，餘一切釋而不問。」《丁未録》

大觀三年二月，韓忠彥復宣奉大夫、儀國公致仕，八月己亥，卒，年七十二。初，章惇為相，斥逐元祐臣寮，士心不附，曾布詭情，辟致名士如陳瓘、張庭堅，俱居門下，欲以傾惇。上即位，召忠彥為相，惇以異議既逐，布以定策功拜右僕射，忠彥柔懦，天下事多决於布，議以元祐、紹聖均為有失，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，明年改元為建中靖國，

邪正雜用，忠彥遂罷去，布獨當國，漸進紹述之說，明年又改元為崇寧，蔡京於是召用，而布亦得罪，崇寧元年，罷為觀文殿大學士、知潤州。

己卯，陸佃罷尚書左丞 依前太中大夫、知亳州

制曰：「執政大臣，朕所親信，而是非去就，宜厭服中外，苟異於是，公議難逃。具官陸佃頃為史官，以朋黨得罪，名在責籍，元符之末，遷叙過優，朝廷以近嘗降詔，置而不問，俾為執政，始末奉行，處之安然，殊不引避，豈止昧於廉隅，亦無悔過戴恩之意，其罷綱轄，尚假州麾。勉服訓詞，毋忘循習。」

佃自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除尚書右丞，十一月除尚書左丞，至是年五月罷，執政幾一年。

庚辰，許將門下侍郎 自右銀青光祿大夫、守中書侍郎除

温益中書侍郎 自中大夫，守尚書右丞除

蔡京尚書左丞 自翰林學士承旨、中大夫、知制誥、兼侍讀、修國史、充實録修撰除

趙挺之尚書右丞 自試部尚書兼侍讀修國史編修國朝要遷中大夫除

將門下侍郎制曰：「咸一德以格天，求賢是重，釐百工而熙載，服采其難。眷惟邦國之基，實賴鈞衡之力，宜遷峻列，懋稱膚功。具官許將學造天人之微，識該今古之變，其守也審，不可撓之淵澄，而代有終，無不載之坤厚。踐歷所為之多矣，終始自得之裕如，头執政機，載隆德望，奉謀猷而入告，辯邪正以中行，好惡既同，議論惟一，朕志雖定，爾功為多，擢貳黄門，式符輿論，正直是與，益崇輔弼之權，仁義已明，更俟賛襄之効，克成丕績，永孚於休。」

益中書侍即制曰：「君臣一徳，則好惡不約而同，上下協心，則垂拱無為而治，况右轄惟幾之任，乃甘盤舊學之臣，我圖爾功，懋遷峻列。具官温益清規亮節，直道純誠，動而必徐，應事為之不苟，宿之彌壯，慎業履之攸勤。久歷從班，旋躋政府，論議悉歸於中道，是非不惑於異端，仁義既明，俗風遂一。斷自朕志，擢貳西臺，非道不陳，克纘隆平之運，見賢而用，實資翊亮之功。往哉汝諧，尚格予訓。」

京尚書左丞制曰：「非常之才，必遇聖明之主，可大之業，是資豪傑之臣，陟我俊良，為時輔弼。具官蔡京先朝碩德，當世名儒，其自得之富矣，經綸之術不可尚也。居然博厚之稱。屬神考之有為，繼泰陵之克紹，更張述作，蓋嘗廷議而躬行，沮格廢興，又且目覩而心憤，力變難回之俗，必行已試之言。肆朕明父子兄弟之恩，而爾難上下君臣之義，中臺綱轄，宜以命之，不約而同，已明好惡之一，無為而治，更宜翊亮之勤。往哉惟欽，毋煩多訓。」

挺之尚書右丞制曰：「得人謂之仁，雖聖王之難事，見賢而後用，乃天下之至公，眷我駿良，宜登輔弼。具官趙挺之仁義重而名節著，志意修而富貴輕，不磷不緇，盛矣難汙之行，彌明彌壯，超然特立之心。更是非之最多，終理義之自得，屢周歲律，綿歷從班，明君臣父子之恩，辯好惡是非之黨，善人是賴，公議是修，總轄中臺，故以命爾，正直是與，克諧蓼卜之求，道德一同，益懋贊襄之力。往祗厥位，永孚于休。」

崇寧二年七月，將，以収復湟州，除金紫光祿大夫。五年五月，以収復鄯廓，除特進。益，執政僅半年，二年正月壬寅卒于位，益資詭譎，始以潛邸舊僚進，而阿附二蔡，持論不正，深為物議所貶。京，字元長，興化軍仙遊人，陳瓘因朝會見京視日久而不瞬，嘗以語人曰：「京之精神如此，它日必貴。然矜其稟賦，敢敵太陽，吾恐此人得志，必擅私逞欲，無君自肆矣！」尋居諫省，遂攻其惡，京聞瓘言，因所親以自解，且致情懇，而以甘言啖瓘，瓘使答之曰：「杜詩所謂『射人先射馬，擒賊必擒王』，不得自己也。」於是攻之愈力，草四章，將上，會聞隔對不得見，乃悉繳而奏之，其奏曰：「紹聖之初，哲宗之意本無適莫，章惇雖挾功自恣，然其初猶有兼取元祐之意。京自成都而来，與其弟卞共毀宣仁，共欺哲宗。京之得售其說，自役法始，從大改役法以後，事事無不大改，兄弟同朝，塤篪相和，無有一事不如其意，當此之時，不以所聞神考聖訓告於哲宗，至於今日，然後引所自書《實録》以為證驗，唱為不經之論，而欲遷神考於西宮，其為矯誣，可謂明矣。京以矯誣之筆，妄增《實録》之事，以矯誣之舌，偽造神考之訓，朝廷用矯誣之言而輕改宗廟，信矯誣之說而力沮言者，臣恐自此矯誣之人，無復忌憚矣！今朝廷大事，又皆委曲遷就，而為一京之地，公議洶洶，人不敢言，京當紹聖之初，與其弟卞俱在朝廷，導贊章惇，共作威福，卞則陰為謀畫，惇則果斷力行，且謀且行者，京也。哲宗篤於紹述，一於委任，事無大小，信惇不疑，卞於此時，假紹述之說以主私史，惇於此時，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，京則盛推安石之聖，過於神考，以合其弟，又推定策之功，毀蔑宣仁，以合章惇，惇之矜伐，京為有助，卞之乖悖，京實贊之。當此之時，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，京與惇、卞共怒安民，協力排陷，斥為姦黨，而孫諤、董敦逸、陳次升亦因論京，相繼黜逐。哲宗晚得鄒浩，不由進擬，寘之言路，浩能忘身狥國，京

又因其得罪，從而擠毀，是以七年之間，五害言者，凡所施行，得以自恣，遂使當時之所行，皆為今日之所改。卞之尊紹王氏，知有安石，豈知有神考？知有金陵，豈知有京師？絶滅史學，一似王衍重南輕北，分裂有萌，臣之痛心黙憂非一日也。陛下融會南北，去卞不疑，然而京尚未去，人實憂之，兄弟一心，皆為國害，一去一留，失政刑矣！熙寧之末，王安石、吕惠卿紛争，以後天下之士，分為兩黨，神宗患之，於是自安石既退，惠卿既出，之後不復用此兩人，而兩門之士，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。當時天下之士，初有王黨、吕黨，而朋黨之禍，終不及於朝廷者，用此術耳。自京、卞用事以来，牢籠薦引天下之士，處要路、得美官者，不下數百千人，其間才智藝能之士，可用之人，誠不為少，若京去朝廷，則私門之士數百千人者，皆為朝廷之用矣。京在朝廷，則皆蔡氏之黨也。然則消黨之術，唯在去京而已，國家内外無事一百四十年，亦至於保養陰邪，必成心腹之患。」瓘又論《哲宗實録》不當止以蔡京兼修，疏奏，上甚感其言，密賜瓘黄金百兩，上謂輔臣曰：「瓘言事極不可得，暫貶亦不久，前日遣人以金百兩賜之。」瓘受賜泣下，布曰：「陛下待遇如此，宜其感泣也。」元符三年十月，京遂以翰林學士承旨，出知永興軍，至是除尚書左丞。京執政凡二月而相。

挺之，字正夫，密州諸城人。

閏六月壬戌，曾布罷右僕射 觀文殿大學士、右銀青光禄大夫、知潤州

制曰：「審去就之分者，大臣所以盡道，優進退之禮者，人君所以觀忠。載嘉次輔之賢，申錫偃藩之命，顧内外之或異，在體貌以惟均，誕布策書，式孚群聽。具官曾布器識閎博，性資聰明，早發越於猷為，久踐更於事任，從容應物，有王佐之才，慷慨立朝，得仁者之勇，被遇神考，翱翔侍從之華，見知泰陵，密勿樞機之府，肆朕纘承之始，登於弼亮之司，丕揚繼述之功，尤賴將明之助，遽露誠悃，祈解政機，雖眷倚之彌加，覽封章之屢至，眷其有守，實亦重違，是用峻秘殿之隆名，鎮丹陽之便郡，遂其休逸，寵厥勤勞。於戲！論道經邦，居則儀刑於百辟，承流宣化，出則師帥於一方。往服渥恩，乃心王室。」

布自元符三年十月拜相，是年閏六月罷，入相僅踰一年。錢遹言：「曾布呼吸立成禍福，喜怒遽變炎凉，鈎致齊人之疑言，欲破紹聖之信史。」於是布連抗章乞罷，遂有是命。初，布於元祐末，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，故力排蔡京，至崇寧初，知上意有所向矣，又欲力排韓忠彦而專其政，無何蔡京為左丞，大與布乖，會布擬陳祐甫為戶部侍郎，京於榻前奏曰：「爵禄者陛下之爵禄，柰何使宰相私其親？」布之壻陳廸，祐甫之子也，布

忿然爭辯，久之，聲色稍厲，温益叱曰：「曾布！上前安得失禮！」上不悅而罷，翌日，交攻布，布由是得罪。二年十月，臣僚言郭知章掌制命，曾布罷，乃託王言，過為溢美，有「從容應物，有王佐之才；慷慨立朝，得仁者之勇」，知章遂罷，七月，布落觀文殿大學士，提舉亳州太清宮，太平州居住。時侍御史錢遹言：「曾布初與韓忠彥、李清臣結為死黨，既登相位，析交離黨，日夜爭勝，不及半月，首罷市易，變法之論，相因而至，於是范純粹乞差衙校，以害神考之免役，李夷行乞復詩賦，以害神考之經術，力引王古為戶書，以掌開閤斂散之權，王覿為中丞，以定是非可否之論。」又奏布與宦官閻守懃等相交結，使門人李士京通道言語，及諷金山寺獻地以應讖記等事，遂有是命，是月丁酉，布降中大夫，守司農少卿，分司南京。錢遹言：「陛下入繼大統，太母垂簾。曾布乞獨班奏事，力引韓忠彥、李清臣、豐稷、曾肇之徒，鱗集於朝。忠彥引陳瓘、龔夬，曾布引陳次升，李清臣、豐稷合黨締交，造端設計，睥睨宮禁，莫敢誰何，欲變亂當時事實，以誣毀哲廟，李勣乃布、肇姻家，率爾上書乞廢元符皇后，伏望重行竄殛。」布遂責降，忠彥崇福宮，清臣、肇、稷等皆貶責。崇寧元年十一月，布嘗薦學官趙諗，而諗反，遂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，衡州安置。十二月，以棄湟州，責授賀州別駕。二年五月，貶廉州司戶，依舊衡州安置。大觀元年八月，太中大夫、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布卒，贈觀文殿大學士，謚文肅。

七月戊子，蔡京右僕射 自守尚書左丞，授通議大夫、守尚書右僕射、兼中書侍郎

制曰：「文章萬化之源，源清而流潔，僕射百僚之表，表正而景端。若昔保邦，敷求俊德，肆予共政，厥有舊人，咸造于庭，明聽朕訓。具官蔡京才高而識遠，氣粹而行方，早逢聖旦之有為，徧歷儒林之妙選，徊翔滋久，趣操益醇，出殿侯藩，入居翰苑，適當元符之末命，預聞翼室之多艱，去就甚明，忠嘉具在，人之艱矣，動以浮言，天實臨之，賚予良弼。是用延登右揆，總領西臺，超進文階，增陪井賦，慨念熙寧之盛際，闢開端揆之宏基[1]，弛役休農，尊經造士，明親疎之制，定郊廟之儀，修義利之和[2]，睽比閭之政，國馬蕃于汧渭，洛舟尾乎江淮，周卿率屬以阜民，禹迹播河而入海，經綸有序，威德無遺[3]，而曲士陋儒，罔知本末，强宗巨黨，相與變更，凡情狃於尋常，美意從而蠹壞[4]，賴遺俗故家之未遠，有孝思公議之尚存，慎圖厥終，政在今日。於戲！武王繼志，昭哉文考之功，曹參守規，講若蕭何之迹。其輔台德，永孚於休。」

先是，元符末，哲宗升遐，上即位，欽聖太后垂簾同聽政，召范純仁於永州，虛宰席以待純仁，純仁病不能朝，乃拜韓忠彥為左僕射，曾布為右僕射。明年，改建中靖國，欽聖太后上僊，布為山陵使，乃密諭中丞趙挺之建議紹述，還朝與忠彥勢相敵，漸逐忠彥，

薦引之士，盡復紹聖、元符之政，忠彥怨布，於是曰：「布之自為計者，紹述耳。吾當用能紹述者勝之。」遂召京，京之用自韓忠彥始，起居郎鄧洵武又為《愛莫助之之圖》以獻其說，以為「陛下方紹述先志，羣臣無助之者」。其圖如司馬遷《年表》，為旁行，分為左右，自宰相、執政、侍從、臺諫、郎官、館閣、學校，分而為七，左曰元豐，右曰元祐，左序助紹述者，以溫益為首，其餘不過三四人，如趙挺之、范致虛、王能甫、錢遹也。右序舉輔相公卿、百執事皆在焉，多至百餘人，又於左序別書一人姓名於宰相下而掩之，徽宗視之，則京也，徽宗謂曾布曰：「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，與卿不同，柰何？」布曰：「洵武所陳，既與臣所見不同，自不當與議。」遂以其圖付溫益，益欣然奉行，乞籍記異論之人，於是上決意用京矣。至是遂以京右僕射。《丁未錄》叅《事畧》

徽宗初即位，二月，以登極赦恩，遷徙竄謫之人范純仁而下十有八人，恩叙有差。四月，范純仁等十有九人，復官有差。五月，文彥博而下三十三人追復有差。先是，上復政，議者以瑤華復位、司馬光等叙官為所當先，陳瓘時為左正言，獨以為：「幽廢母后，追貶故相，彼皆立名以行，非細故也。方今計，當先辨明誣罔，昭雪非辜，誅責造意之人，然後發為號令以禮行之，庶幾可無後患，不然必遺後悔，無益也。」朝廷以公論久鬱，且欲快悅人情，遂遽施行之，詞命既出，陳瓘益堅前說，乃上疏言：「司馬光等復官，朝廷昭雪冤枉之恵，不可不發於訓詞。」三省進呈瓘疏，韓忠彥請改撰司馬光、吕公著告命，上曰：「但貶邢恕。於恕訓詞中具載此意，則天下皆知之矣。」告命遂不改。其後，崇寧間，蔡京用事，盡改建中之政，黨禍再作，人始服瓘之先見也。《丁未錄》

自京為相，即召知揚州蔡卞為中太乙宫使、兼侍讀，徙雷州司戶章惇為舒州團練副使，睦州居住。九月乙未，勅中書省開具元符三年臣寮章疏姓名，分為邪正上中下三等，有邪等尤甚者。丁酉，貶責韓忠彥、曾布、李清臣、黄履、曾肇、豐稷、龔夬等合二十一人，以嘗議元符皇后故也。己亥，勅中書省應係元祐謫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之人，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數進入，不得與在京差，遣中書開具姓名，文臣曾任宰相執政官：文彥博、吕公著、司馬光、安燾、吕大防、劉摯、梁燾、王巖叟、范純仁、韓忠彥、王珪、王存、鄭雍、傅堯俞、趙瞻、韓維、孫固、范百祿、胡宗愈、李清臣、蘇轍、劉奉世、范純禮、陸佃；曾任待制已上官：蘇軾、范祖禹等三十五人；餘官：秦觀、張耒等四十八人。十月丙子，廢黜周常等二十有七人，臣寮上言以元符之末，共成黨與，變更法度，復為元祐等人故也。十一月壬辰，詔黨人子孫不許擅到闕下。甲辰，上書人范柔中等停降有差，詔元符末所上章疏，其間言當於理，又力陳父子兄弟繼述友恭之義者四十一人，悉令旌擢；外附會姦慝，誣毀先帝政事者，總五百四十一人，然言有淺深，罪有輕重，取其詆謗指斥邪等中尤甚者三十人，係范柔中等並逐處羈管。十二月癸丑，責韓忠彥、安燾等

各居住安置，其罪有差，以棄湟州也。二年正月乙酉，鄒浩、王覿等並居住，任伯雨、陳瓘等並編管，以前上書言涉邪罔故也。先是，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，王安石主雇役，司馬光主差役，范純仁、蘇軾俱光門下士，亦以差役為未便，章惇，安石門下士，尚以雇役為未盡，純仁、軾、惇雖賢否不同，然悉聰明曉吏事，兼知南北風俗，其所論甚公，各不私其所主。元祐初，光復差役，改雇役，惇議限止五日太速，後必有　　，光不以為然，惇爭辨，竟以罪去，蔡京時知開封府，用五日限盡，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，至政事堂白光，光喜曰：「使人人如待制，何患法之不行？」紹聖初，惇入相，復議以雇役改差役，置司講論，以李深為編　　所看詳利害文字，專一看詳役法，除蔡京為戶部尚書兼提舉，於是京欲掩塗元祐迎合之迹，乃白惇曰：「取熙寧、元豐法施行之爾，尚何講為？」惇信之，遂請人額雇直一從元豐舊，李深持不可，爭之不能得，出通判通遠軍。建中靖國初，復召深為司農寺丞，專領戶部役法，於是取出錢之重者，悉申明蠲減之，至是蔡京復用事，黨禍再作，李深送吏部與合入差遣。並同上

庚子，章粢罷同知樞密院事　〈自通議大夫，罷為資政殿學士、中太乙宮使

制曰：「陳力不能，義所當止，知足不辱，道莫與京。維時弼臣，乃國俊老，深明出處之大致，用示始終之至恩。具官章粢直亮而剛明，忠勤而壯毅，能守正而不膠於變，善書策而不詭於經，頃者節制一方，威名萬里，生擒勁敵，坐解重圍，非徒月三捷之来，抑亦日百里之闢。屬元祐朋姦之復作，嗟熙寧成　　之至危，大肆邦誣，幾開邊隙，逮延登於樞筦，因助振於國威，方資經制之良，遽爽節宣之適，章屢却而復上，志愈堅而不回，祈即便安，務從和理，陞華祕殿，授節祠宮，亦既完難進易退之風，行且致勿藥有喜之慶，將安將樂，永介壽康，言旋言歸，尚副虛佇。」

粢自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除同知樞密院事，至是年七月罷，執政僅一年。粢以疾乞罷，故有是命，未幾卒，謚莊簡。

八月己卯，趙挺之尚書左丞　自中大夫、尚書右丞除

張商英尚書右丞　自翰林學士、知制誥、兼侍讀、修國史實録修撰，遷中大夫除

商英尚書右丞制曰：左右大臣，朕所與謀謨庶政，計安天下，自非智識開明，趣操純正，則焉足以居輔弼之任哉！具官張商英德度寬和，才猷勁敏，學博而知要，志大而敢為，經術光於本朝，言詞妙於天下，蚤被先朝之識擢，蔚有當時之盛名。逮予臨御之初，召

從遠服，密助揚功之志，肆厥有成，凜然儒英，實我國器。是用延登右轄，參贊萬機，夫后德惟臣，允賴贊襄之助，身帥以正，乃清風化之原。永肩一心，同底于道。

商英，字天覺，蜀州新津人。

十月癸亥，蔣之奇罷知樞密院事 自右正議大夫，授依前官、充觀文殿學士、知杭州

制曰：「朝廷之上，輔弼之臣，入則總樞機之繁，以承廟略，出則制兵民之重，以壯藩維，內外之任匪輕，體貌之隆惟一。{{-|具官蔣之奇}]材猷博大，器識閎深，貫穿百家之書，該通六藝之意，學為勸講，文以代言，威名著于敵中，教治行於輦下，踐更膴仕，被遇累朝，進掌樞衡，遂制兵武，惟時塞垣徹警，羌戎咸賓，方有賴於論思，乃屢形於冲退，勉從均逸之義，用舉優賢之章，加以秘殿之隆名，往鎮餘杭之巨屏，雖乃身在外，獲遂解於政機，而雅意本朝，宜無忘於辰告。茂爾告履，體予眷懷。」

之奇自元符三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，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，至是年十月罷，執政踰二年。俄奪職，以疾告歸，提舉靈仙觀，卒，復觀文殿學士。

同日，蔡卞知樞密院事 自資政殿學士、左正議大夫、充太乙宮使、兼侍讀除

制曰：「樞密右府，實本兵柄，內參帷幄之議，外以鎮撫四方，綏護元戎，贊成廟畧，惟茲重任，實賴世臣，可圖其人，誕頒命告。具官蔡卞學際天人，材兼文武，議論達國家之大體，謀謨紹典誥之遺風，而乃秉德髙明，植志剛大，擢自神考，進陟從班，受知泰陵，遂參大政。粤予嗣服，遭家多難，不能保臣鄰之親，慨然失股肱之助，儀刑注想，亦既彌年，亟茲召還，深沃朕志，雖論道帷幄，固可聞於忠嘉，而進位樞衡，又將隆於弼亮。朕方待爾以甚盛之舉，爾其為朕圖非常之功，並奏塤篪之和，益觀華萼之茂，惟兄弟之義相與，冀軍國之政交修，為卿一門，自我作古。於戲！精兵略以料敵決勝，嚴武事以保大定功，惟裕陵有遵藝祖遺業之心，顧　　躬有承神考戎捷之志，宜卒前人之圖事，庶揚丕績於無疆，永孚於休，尚有嘉寵。」

二年七月，以収復湟州，除左光祿大夫。三年五月，以収復鄯廓，除金紫光祿大夫。

崇寧二年 癸未

正月丁亥，蔡京左僕射 自右僕射，授右光祿大夫、尚書左僕射

制曰：「綏四方，復大業，屬在於　　躬，佑乃辟，康兆民，允資於元輔。進陟時傑，秉操國鈞，粵惟先正之臣，克任天下之重，爰旌丕烈，誕告朝倫。具官蔡京器博而用周，名高而實茂，學際天人而不貳，材兼文武而具宜，被遇裕陵，早預睿神之制作，發聞紹聖，久勤禁密之論思。逮予訪落之初，首建紹休之訓，孤忠自許，惟堅體國之誠，經德不回，曾靡合時之術，暨延登於政府，肆擢寘於宰司，謀猷益嘉，夙夜匪懈，攷古而修紀律，設屬而講事功，庶官惟和，百度以正，適遠戎之弗率，繄多算之是圖，師不逾時，慮無遺策，四方偃兵革之氣，百姓厚衣食之源，疇若顯庸，升華左揆，分侍東臺之峻，躐躋文階之崇，增衍爰田，陪敦真食，萃茲寵渥，併示眷懷。於戲！位冠群臣，孰越蕭何之畫，爵隆五等，盖先裴度之功，惟乃殊勳，無愧前哲，永協於治，往孚於休。」

七月，収復湟州，除左銀青光祿大夫。三年五月，以収復鄯廓等四州，除守司空，五月己卯，右銀青光祿大夫、守尚書左僕射、兼門下侍郎蔡京，為守司空、行尚書左僕射、兼門下侍郎，封嘉國公，以撫定鄯廓推賞也，尋詔去「守」字，改「行」字作「兼」字制詞云特超五等。三年正月甲午，通直郎鴻臚寺丞蔡攸，賜進士出身，為校書郎，仍賜金紫。攸，左僕射京子也，以趙存誠、許份例，召對，除館職，京言攸未始登科，非存誠、份之比，再辭，不許。自京遷左相，黨禍益酷——四月，通直郎致仕程頤，近以入山著書，竊慮妄及朝政，特追毀出身以来文字，除名；五月，停降上書詆訕人梁安國等二十有二人；八月，詔湟州近已収復，其元行廢棄及迎合議論，沮壞先烈之人，責降龔夬等十一人有差，又責上書進士，應元符末上書者，類多詆誣，可具姓名下太學，並罷三舍，遣歸本貫，各入自訟齋聽讀；九月，籍記黨人子弟，令吏部告示，應責降人子弟

參選及射闕日，並於家狀内，供父親、兄弟係與不係籍記之人，應上書邪等人，知縣已上資序並與宮觀、嶽廟，選人不得改官，及不得注縣令，又頒降御書黨人姓名，下監司長吏廳刻石，宰臣：文彥博、呂公著、司馬光、呂大防、劉摯、范純仁、韓忠彥、王珪八人，執政：梁燾、王巖叟、王存、鄭雍、傅堯俞、趙瞻、韓維、孫固、范百祿、胡宗愈、李清臣、蘇轍、劉奉世、范純仁、安燾、陸佃一十六人，待制以上：蘇軾、范祖禹等三十五人，餘官：秦觀以下三十九人；十月，黨人領祠並罷，又詔黨人子弟不許以功賞遷改，又詔不許黨人擅到闕下，又詔與黨人子弟外路宮觀差遣。三年正月，降責修政役法人王古而下，又章惇、王珪以為臣不忠，別為一籍，仍依元祐姦黨指揮施行。四月，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，並令在外居住，不得擅到闕下，仍令具逐路責降安置編管等臣僚姓名下項。六月，詔元符黨人，通入元祐姦黨，文臣曾任宰相執政官司馬光而下，已故者二十人，見存者曾布、蘇轍、李清臣、劉奉世、范純禮、安燾、張商英七

人，為臣不忠，曾任宰相已故者王珪，見存者章惇，上於是親書刻石於文德殿之東壁，又下詔暴白之，又命右僕射蔡京書之，仍頒下諸路監司及州軍長吏廳立石，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，得三百九十人。四年八月，詔黨人羈管編管安置居住者，各與量移，十二月，詔上書編管羈管人放還鄉里，其誣謗最重，除范柔中、鄧考甫不放外，餘並放。五年正月，詔毀黨碑，仍一再下戒諭之詔，詔曰：「符、祐邪臣，乘間擅權，變亂政事，朕竄斥累年，不忍終棄，是用差以叙復，畀之祿秩。」又曰：「朕以星文譴告，是用敷澤寬宥，已降指揮，除毀元祐姦黨石刻，及與係籍人叙復注擬差遣，又詔除上書邪等尤甚外，罷上書邪等三指揮。又令劉摯而下叙復有差，曾任宰執官，重第一等：劉摯、李清臣、王巖叟；輕第二等：韓忠彥、曾布、范純仁、安燾並提舉宮觀。劉奉世、章惇及輕第三等黃履，並叙復管勾宮觀，其餘罪戾之人並次第與出籍。」

四月戊寅，趙挺之中書侍郎 自中大夫、尚書左丞除

張商英尚書左丞 自中大夫、尚書右丞除

吳居厚尚書右丞 自戶部尚書，遷中大夫除

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自兵部尚書、兼侍讀，遷中大夫除

居厚尚書右丞制曰：「執政大臣，朕所考慎，庶資諧弼，底于熙平，肆頒渙恩，以褒茂德。具官吳居厚才周詘博，通達治綱，服勤官術，衍溢邦賦，睠言嘉績，簡在朕心，庶言其同，命汝予翼，欲覿經邦之効，進承綱轄之司，疇陟崇階，式昭優睠。同心同德，尚思繼於古人，有猷有為，益勉攄於遠業。往祗明命，永孚于休。」

惇同知樞密院事制曰：「朕惟機政之地，宥密是司，非謀猷克壯，不足以倚毗，非議論所歸，不足以圖任，灼知滋久，褒陟為宜。具官安惇學博才高，出膺世用，踐更要劇，休有顯稱，曩罹險難，益光確操，進掌武部，協濟典常，彌簡朕心，兼采輿誦，庶獲巖廊之議，擢陪機軸之司，疇錫穹階，併昭異數，爾其廸慮深遠，益謀疆圉之敉寧，秉心宣通，思竭股肱之佐佑。往祗厥服，毋替朕恩。」

居厚，字敦老，豫章人。惇，字處厚，廣安軍人。惇以収復湟州、鄯廓，累官右光祿大夫，在樞府凡二年，三年十二月戊午卒于位。

八月戊申，張商英罷尚書左丞 自通議大夫，授依前官、知亳州

制曰：「朕睠禮邇臣，康保庶政，當竭忠藎，以副倚毗，而用意回邪，不循義分，言章繼上，公論弗容。具官張商英神考擢置言路，永泰寵陞從班，在元祐之初，託文辭以毀詆先烈，迨元符之末，因訓誥以褒譽朋姦，原其操心，出於為利，而內多詭秘，外若坦夷，朕初不疑，待以丞轄，徐察言動，反覆躁輕，貪冒希求，自干榮進，潛結近密，覬位相臣，以道事君，何望於汝？尚期改過，姑務含容，臺論具陳，言皆有實，聊申邦典，出守州符。服我寬恩，往惟省咎。」

商英自崇寧元年九月除尚書右丞，二年四月除尚書左丞，是年八月罷，執政僅一年。先是李昭叙守定襄，得嘉禾，商英作《嘉禾篇》以頌美之。至是，御史中丞石豫、殿中侍御史朱諤、余深，論商英前作《嘉禾篇》，不當以司馬光、文彥博等比周公，又并疏其他事，又聞嘗作《宣仁聖德頌》，其言紛紜，上及宗廟者，無所不至，言者又取商英為開封府推官日，為本府撰《祭司馬光文》繳以進呈，詔：「商英秉國政機，議論反覆，可落職知亳州。」《長編》

初，商英與蔡京在神宗朝為檢正，雅有契好。及是京為相，商英為左丞，同在堂議事，多不同，商英言京姦邪，有「身為國相，志在逢君」等語，臺臣以為非所宜言，謫知亳州，尋令入元祐黨籍，京罷相，削籍《事畧》

五年正月，通議大夫張商英，知鄂州。未幾，言者論商英謝表誣謾得罪，其表曰：「不圖堯舜之治，復見于今，遂令异鎛之謀，罔知攸措。」又曰：「莫非帝臣，咸削黨籍」又曰：「豈使清時，陷為牛李之黨，庶幾黃壤，尚預夔龍之游。」大觀元年十月，京復相，商英遂自提舉嵩山崇福宮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，歸州安置。《丁未録》

四年，京罷相，除龍圖閣學士，知杭州，過闕，賜對，奏曰：「神宗修建法度，務以去大害，興大利而已。今誠一一舉行，則盡紹述之美法，若有　　，不可不變，但不失其意足矣。」除資政殿學士、中太乙宮使。《事畧》

崇寧三年 甲申

八月丙午，許將罷門下侍郎 自特進，除依前官，充資政殿學士、知河南府

制曰：「輔弼之臣，進退之際，乃朝廷之用舍，繫天下之聽觀，必稽庶言，朕何敢忽。具官許将侍從丞轄，出入云舊，東西臺貳，亦既累年，朕方躬秉一徳，卒圖考功，詆異紛紛，籍黜無赦，庶無愧於繼志述事之孝，遵制揚功之休。而言者論汝得罪先朝，獲貸元祐，抗章引謝，言涉謗譏，絲毫無過，父子為囚，憤戾若此，刑政謂何？屢更時變，莫見一心，括囊不言，殊無特操，朕察中憲懇欵之言，矜大臣左右之久，分之洛郊，俾司留鑰，仍隆秘殿學士之名，用循舊弼均勞之禮。體予恩數，往其協祗。」

將自紹聖二年十月除尚書左丞，四年閏二月除中書侍郎，崇寧元年五月除門下侍郎，至是年八月罷，執政凡九年，將在位，御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，析文句以為謗，且謂：「將左顧右視，見利則回，幡然改圖，初無定論。元祐間嘗為丞轄，則盡更元豐之所守，紹聖初復秉鈞軸，則陰匿元祐間之所為，逮至建中，尚此冒居，則紹聖之所為，已皆非矣，强顏今日，亦復偷安，則建中之所為，亦隨改焉。」遂以資政殿大學士，知河南府。言者不已，降資政殿學士、知潁昌府，移大名，拜觀文殿學士，除奉國軍節度使，在大名六年，召為佑神觀使。未幾，卒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曰文定。

九月乙亥，趙挺之門下侍郎 自右光祿大夫、中書侍郎除

吳居厚中書侍郎 自右光祿大夫、尚書右丞除

張康國尚書左丞 自翰林學士承旨、知制誥，遷中大夫除

鄧洵武尚書右丞 自刑部尚書，遷中大夫除

挺之執政凡三年，至四年三月拜相，自序云，三年十二月挺之為門下侍郎，以疾在告，因上章求解政事，上惻然遣使勞問，宣醫看視，再三諭蔡京等曰：「挺之今病，在朝寧復更有人如挺之者？」京等皆側目，已而疾間，朝參曲謝，京輩皆皇恐，意以上眷既厚，必有以密詢之者。四年正月乙亥，北使辭，上詰旦御紫宸殿，纔升坐，顧左右内臣馮鐸曰：「班中不見趙挺之，朕思之，為朕撫問安否。」鐸至，具宣詔旨，挺之感泣，及疾間，既見，禮當留身曲謝，京每防人言已之姦惡於上，而同列莫敢留身者，今上恩於挺之厚，又當獨出身奏事，深疑其必有所獻，乃連二日先次留，翌日，挺之獨留奏上曰：「今内外皆已為大臣之黨，若有忠告于陛下者，乃指云此懷異意沮壞法度之人也。臣以為不誠不忠于君父者，可謂懷異意之人。若獻忠誠于陛下者，豈可謂之異意哉？此乃大臣恐人言己之私，凡有獻言於陛下者，皆謂之異意，欲以絶人之言爾！若此，則事有大

於此者，孰敢啟口以告人主？上下之情隔矣！」踰兩月，挺之拜右相。

康國，字賓老，維揚人。洵武，字子常，成都雙流人，御史丞鄧綰之子。綰子：洵仁、洵武。洵仁徽宗朝為尚書右丞。初，洵武為起居郎，時韓忠彥、曾布為相，洵武因對言：「陛下乃先帝之子。今宰相韓忠彥，乃琦之子，先帝行新法以利民，琦嘗論其非，今忠彥為相，將先帝之法更張之，是忠彥為韓琦子能繼父志，陛下為先帝子不能繼父志也。陛下必欲繼志述事，非用蔡京不可。」又進《愛莫助之圖》以獻，於是徽宗决意用京矣。至是遂拜右丞。《事畧》

崇寧四年 乙酉

正月丙申，蔡卞罷知樞密院事 自金紫光祿大夫，依前官，充資政殿大學士、知河南府

制曰：「朕體貌大臣，始終顧遇，矧惟樞庭之長，夙推舊德之良，祈觧政機，用蕃寵數。具官蔡卞學窮淵奧，識造精微，擢自裕陵，揚于禁從，被眷哲廟，延登左綱，洊歷險夷，克全操履，昨疇重望，俾總鴻樞，方賴告猷，遽求避位，自官幾要之地，方陳弟兄之嫌，重違其情，勉遂所請，付別都之留鑰，加秘殿之隆名，併示寵光，式均勞逸。往迪朕命，永孚於休。」

卞自崇寧元年十月除知樞密院事，至是年正月罷，再執政凡三年。時兄京為相，至是始引嫌求罷，而有是命。五年三月，詔：「資政殿學士，新知江陵府蔡卞，深得王安石道義淵源之學，宜詳延邇英，以備訪問，可除醴泉觀使兼侍讀。」政和六年六月，昭慶軍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中太乙宮使兼侍讀蔡卞，為檢校少保、鎮東軍節度使，以史事賞也。

二月甲寅，張康國知樞密院事 自中大夫、守尚書右丞，依前官除

劉逵同知樞密院事 自兵部尚書、兼侍讀、修國史、兼實録修撰，遷中大夫除

何執中尚書左丞 自大中大夫、試吏部尚書、兼侍讀除

康國知樞密院制曰：「朕惟右府，實本廟謀，必求股肱之良，俾專帷幄之任，疇咨碩輔，擢冠鴻樞。具官張康國謀謨忠嘉，器宇惇大，早膺殊遇，薦歷禁途，直道足以致君，高

文可以華國，躐陞右轄，翊贊中臺，夙夜同寅，左右一德。蔽自朕志，協于師言，庸昭注意之隆，亟典本兵之重，爾其丕承先烈，益邁遠猷，格茲弗率之戎，助我有為之志。同底于治，永孚於休。」

逵同知樞密院制曰：「朕登用輔臣，預聞國政，乃眷樞機之地，實資帷幄之謀，必惟其人，用新厥命。具官劉逵風猷高邁，器宇靖深，學冠儒林，望隆國器，早膺獎拔，薦歷禁嚴，出使三韓，能杖忠信，入更八座，克著事功。蔽自朕心，命汝予翼，擢參四輔，進貳元樞，爾其惟懷永圖，俾紹光烈，協成廟　　，宣暢王靈，使朕無愧於知人，則汝有辭於永世。」

逵，字公達，隨州隨縣人。執中，字伯通，處州龍泉人。

康國，大觀元年十二月，以牂牁、夜郎諸郡納土効順，除右正議大夫。二年正月，以受八寶，除左正議大夫，五月，以收復臨洮，除右光祿大夫。《拜罷錄》

初，康國附蔡京以進，遂除左丞，徽宗甚器重之，拜知樞密院事。三年二月，卒，謚文簡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上書「公忠亮直」四字，令刻于墓碑。先是西北邊帥多取佳闕，辟官或任非所長，康國歎曰：「邊塞尤當擇才，柰何欲私所厚善乎？」於是隨闕量才，且為選格，使人人皆得自効云。並《長編》

三月甲辰，趙挺之右僕射 自門下侍郎，授右銀青光祿大夫、尚書右僕射、兼中書侍郎

制曰：「朕若昔大猷，考慎其相，眷求一德，協贊萬幾，顧難其人，久虛右揆，肆登賢輔，誕告大廷。具官趙挺之受質清和，涉道醇粹，智足以周天下之務，學足以究先王之微，方時紛更，獨陳讜論，逮予總攬，首建忠言，秉心不回，持議甚確，自參裨於邦政，彌弼成於治功，同寅協恭，奉公履正，是用進貳中臺之柄，坐論西省之謨，超陟文階，增培井賦，以昭注倚，以厚寵光。於戲！惟聖賢相遇之隆，以君臣咸德為盛，丙、魏推同心而輔於政，聲顯漢廷，房、杜持衆美而効之君，望高唐室。益祗遠業，克紹前休。」

六月戊子，趙挺之罷右僕射授金紫光祿大夫、觀文殿大學士、中太乙宮使

制曰：「揆路疇庸，方懋弼諧之德，琳宮置使，用隆均逸之恩。乃眷股肱之良，宜惇體貌之厚，肆頒明命，敷告治庭。具官趙挺之篤實冲深，剛明博達，懿文華國，早躋禁掖

之聯，直道事君，浸歷憲臺之長，讜言屢進，正色不回，辨國是於群邪復熾之秋，昭先烈於衆訕愈盈之日。雖朕志之素定，在汝言之實難，既擢預於政機，益輔承於台德。履信思順，同寅協恭，任賢去邪而罔有二心，興滯起廢而克諧一德，載嘉乃績，深簡予衷，俾同秉於國鈞，遂對持於政柄，式賴耆舊，永佑隆平，乃引疾以力陳，復投誠而備至。念遠猷尚資於辰告，難去朝廷，而大臣不可以暑行，勉留神館，加隆名於秘殿，增峻秩於文階，衍邑爰田，益封真食，併推寵數，特示眷懷。於戲！辭機務之煩，閔勞以事，即祠庭之佚，尚嘗乃神。往服褒嘉，益綏福履。」

挺之入相累月，引疾乞罷，而有是命。十月乙丑朔，挺之既罷相，上以挺之子存誠為衛尉卿、思誠為祕書少監、明誠為鴻臚少卿。挺之辭不敢當，乞収還成命，詔答不允。

崇寧五年 丙戌

正月甲辰，吳居厚門下侍郎 自右光祿大夫、中書侍郎除

劉逵中書侍郎 自中大夫、同知樞密院事除

二月丙寅，蔡京罷左僕射 授守司空、安遠軍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中太乙宮使

制曰：「爵祿所以礪世，義莫重於尊賢，明哲所以保身，道惟存於挹己。眷予元老，久秉鈞衡，積勤我家，願上相綬，匪推異數，曷表羣倫？具官蔡京宇量恢閎，智識淵敏，蘊大儒之學，窮天人精祲之微，負經世之才，洞國家表裏之體，早膺文考之睠，夙被泰陵之知，中外薦更，險夷一致。肆朕纘圖之始，首陳繼志之謨，嘉其有守正之忠，察其有闢邪之節，擢自江湖之遠，延登槐鼎之崇，力復熙豐之大猷，深排符祐之群慝，盡瘁於國，利無知而不為，任重于時，事雖難而必濟。名聲聳於鄰國，風采繫於縉紳，四年于茲，百度咸若，屬倚贊元之助，遽陳避位之誠，詔雖屢而莫回，章甫却而復至，勉從勤請，聽釋煩機，是用隆開府之盛儀，付秉旄之重柄，處以琳宮之逸，寵茲全魏之封，增衍爰田，陪敦真食，式從良弼，併示茂恩。於戲！姬旦居豐，不替保周之志，留侯謝事，靡忘　　漢之心，顧出處之雖殊，尚安危之是倚，往欽注意，毋怠告猷。」

京自崇寧元年七月拜相，是年二月罷，入相凡四年。至是，星文變異，上章乞罷，故有是命。蔡京之罷相也，太廟齋郎方軫奏疏論京：「睥睨社稷，内懷不道，效王莽自立為司空，效曹操自立為魏國公。視祖宗神靈為無物，玩陛下不啻若嬰兒。專以紹述熙豐之

說為自謀之計，上以不孝劫持人主，下以謗訕詆誣恐嚇天下，威震人主，禍移生靈，風聲氣燄，中外畏之，大臣保家族不敢議，小臣保寵祿不敢言，顛倒紀綱，肆意妄作，自古為臣之姦，未有如京今日為甚！爰自崇寧以来，交通閹寺，結託宮禁，蠹國用則若糞土，輕名器以市私恩，內自執政、侍從，外至帥臣、監司，無非京之門人、親戚，政事不合于天心，法令徒結於民怨，若設九鼎、鑄大錢、置二衛、興三舍、建樂府於國門外、祭天地於兩郊，若此之類，非徒無益，又且於禮文經意無補，其意安在？京凡妄作，必持兩說，劫持人主，一曰此三代之法也，一曰熙豐遺意未及施行，惟恃飾詞以逞其欲，神考十九年間典章文物，粲然大備，豈有未及施行之事？蔡京不得馳騁於當年，必欲妄以姦心誣罔在天之神靈，每有奏請，盡乞作御筆指揮行出，語士大夫曰：『此上意也』，明日或降指揮，更不施行，則又語人曰：『京實告之也』。善則稱己，過則稱君，必欲陛下歛天下之怨而後已。」元豐三年，廢殿前廨宇三千四百六十間，造尚書省，分六曹，設二十四司以總天下機務，落成之日，車駕親幸，命有司立法，諸門墻　　壁輒增修改易者徒二年，京惡白虎地不利宰相，盡命毀折，收入禁中，是欲移害陛下乎？是謂之紹述乎？括地數千里，屯兵數十萬，建置四輔郡，遣親信門人為四輔州總管，又以宋喬年為京畿轉運使，密諷兗州父老詣闕下請車駕登封，意在為東京留守，萬一乘輿一動，投間竊發，呼吸羣動，不知宗社何所依倚陛下？將置聖躬於何地？臣嘗中夜思之，不覺涕泗橫流也。邇日聞奏，建議立方田，欲擾安業百姓，借使行之，豈不召亂乎？又况數年間行鹽法，朝行夕改，昔是今非，以此脫賺客旅財物，道塗謂朝廷令信如寒暑，行未浹旬，又報鈔法變矣，鈔為故紙，鹽為棄物，家財蕩盡，赴火自燔，客死異鄉，孤兒寡婦號泣籲天者，不知其幾千萬人！生靈怨嘆，皆歸咎於陛下，然京自謂暴虐無傷也。元符末年，陛下嗣服之初，忠義之士投匭以陳己見者，無日無之，京欲鉗天下之口，塞陛下之耳目，分為邪等，賊虐忠良，天下之士皆以忠義為羞，方全身遠害之不暇，何暇捄陛下之失乎？以忠臣義士為謗訕詆誣，或黥死遠方，或除名編置，或不許齒仕籍，以言得罪者萬人矣，誰肯為陛下言哉？蔡攸者，垂髫一頑童爾，京遣攸日與陛下遊從嬉戲，惟以花栽、怪石、籠禽、檻獸，舟車相銜，不絶道路，盖欲愚陛下，使之不知天下治亂也！久虛諫院不差人，自除門人為御史，京有反狀，陛下何從而知！臣與京皆壺山人也，案古讖云：『水遶壺山，此時方好看。』京諷部使者鑿渠以遶山，孛星見西方，日蝕正陰之月，天意所以啟陛下，可謂極矣，陛下畧不省悟，止於肆恩赦，避殿減膳，舉常儀以答天戒而已？」上以星文變見中外，並許直言。二月十三日，京遂罷相，及京復相，上以軫奏示京，奏乞付有司推究事實，軫竟付詔獄，坐此編管嶺南。先是，何執中留身，京對衆言：「三省若有妄言者，京来日即知也。」京每言臣寮有奏事於陛下者，次日即宣諭，執中自此不敢復留身。自昔置臺諫官及兩省給舍，三省執政，欲令互相譏察，京欲合而為一，京意可知矣。

同日，趙挺之右僕射 自觀文殿學士、太乙宮使，授特進、光祿大夫、尚書右僕射、兼中書侍郎

制曰：「朕內體道徵，以執萬機之要，外圖王佐，以熙庶績之詳。所以斡旋化樞，寅亮天綷，迺審求於舊弼，俾參穆於政途，維時登庸，盖出定命。具官趙挺之器博而有用，材全而至深，學足以知聖人之言，行足以安賢者之守，正色率下，直道事君。越予訪落之初，嘉迺忠言之助，國是以定，爾猷居多，遂膺夢卜之求，進處鈞衡之寄，遹就廣聲之志，輔成復古之謨，勤勞百為，論議一致，自燕閒於真館，殊恃黼於民瞻，是用更升右揆之崇，兼總西臺之峻，乃遷階品，增衍戶封，以茂爾庸，以蕃爾寵。於戲！慮以動，惟厥時，道不同，歸于治。傅說之詔，乃辟以繼先王之功，宋璟之善，守文以持天下之正。往服朕命，永孚于休。」

挺之初為門下侍郎，時蔡京為相，挺之屢陳其姦惡，遂拜右僕射，居數月，除觀文殿大學士、中太乙宮使。會彗見南方，其長竟天，徽宗震恐，謂挺之曰：「蔡京所為，皆如卿言。」京免相，挺之復為右僕射。京復相，再除觀文殿大學士、佑神觀使。《事畧》

《趙挺之行狀》：先是，蔡京變亂法度，傾府庫錢以市私恩，上銳意更革，議戶部裁減浮費，都下月省二十萬，挺之自記云：「四年六月，挺之乞罷相，上既許之，詔曰：『顒俟重来，以熙庶績。聞卿未有第，已令就賜。』已而彗見，上震動，深照蔡京之姦，由是旬日之間，凡京所為者，一切罷之，詔賜挺之曰：『可於二十一日来。』是日入對，上曰：『蔡京所為，皆如卿言。天旱不雨，今京且求去位而天乃雨，可喜。』上又曰：『京以將仕郎便為郎官』又曰：『京令其子修作親衛郎，欲日伺朕動作，今已罷。』挺之曰：『陛下照知其姦，天下幸甚。』於是京罷相，即日復相挺之，挺之因進對：『願陛下下不失百姓心，中不失士大夫心，外不交兵於敵國，惟此三者最為急務。科場一事，臣為教官一十三年，兩任國子司業，推行元豐之法備至，未聞有廢科場之議。若科場廢，則請託交至，惟糊名考校最為至公』。」五年三月，趙挺之自記其事云：「初北虜遣泛使入朝，上既許還西人元符三年已復所侵西戎之地，又許西人納款，而知樞密院事張康國與蔡京潛謀，交鬬西北之兵，不使西人納款，上從挺之言，乃回宥州牒及邊臣不得妄有生事，由是牒本赴延州，令保安軍回報，西人以款塞矣。是月初挺之對，奏上曰：『自古亂臣，下必結怨百姓，外必起兵四方，令中國擾亂，即姦謀乃行。今陛下更改時事殆盡，頃時用事者頗得罪尤，欲交兵生事以攄己憤。』時蔡卞為館伴，或奏上卞譎詐多端，陰與其兄為不合，其實相為表裏，不可信用，上曰：『今令副使王薦監察之。』薦

乃皇后之叔 張康國與京密相關通，門下侍郎吳居厚、左丞何執中、右丞鄧洵武陰助之，力於上前開陳敵人所求無厭，不可以從，挺之面折康國，康國等無以對，要之止欲激怒敵人而興兵爾，賴神祗保佑，上心堅固，終不為姦臣邪議所奪。」

十二月己未，劉逵罷中書侍郎 依前中大夫、知亳州

逵自崇寧四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，五年正月除中書侍郎，是年十二月罷，執政二年。時蔡京罷相，國柄逵主之，於是言者論逵，謂其：「乘間抵　　，盡取陛下崇寧以来繼述緝熙美意良法，不問大小輕重而盡廢之。陛下立教養升貢之法，而逵乃腹非竊議，稽留旬浹，不即奉行。陛下息邪說以正人心，而逵取為元祐學術者。陛下疾朋黨以示好惡，而逵進係黨人之子者。陛下罪詆誣以尊宗廟，而逵擢上書邪等者。陛下勤繼述以紹先烈，而逵用改更熙、豐法令者。陛下擢用之，不二三年間，致位輔弼，逵乃若此，豈不負陛下哉！」遂罷知亳州。京復相，又責鎮江軍節度使，安州居住。其後，除資政殿學士、醴泉觀使，卒。王俌曰：「自愛莫助之之說行，而孽京由是用事，小人之勢遂熾，其進悉以詆毀元祐，紹述先烈為言，如是者幾三十年，而執政之中，獨一劉逵用主元祐而黜，彼豈誠然者哉？」《事畧》

自星變，上罷蔡京，復相趙挺之，逵先以同知樞密院擢中書侍郎，上時憂甚，委政二人，挺之多智而逵銳甚，凡崇寧所行之事盡罷之，事既不出於上，挺之慮有後患，每陰啓其端而使逵終其說，逵欲取以為功，因不悟挺之計，直前不避，上覺其專，後數日星没，稍悔更張之暴，外未有知者，翰林學士鄭居中獨知之，遂請對，首言：「今所建立皆學校禮樂，以文致太平居養安濟等法，以厚下恤民，何所逆天而致譴怒？」上大以為然，居中退，禮部侍郎劉正夫繼請對，如居中言，上遂外挺之、逵，而復向京，於是，逵罷，踰百日，挺之亦罷。《長編》

↑ 《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》卷131 作「闢開指撥之宏基」

↑ 《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》卷131 作「修羲和之利」

↑ 《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》卷131 作「盛德無邊」

↑ 《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》卷131 作「美意從而蠹壞」